文字和寫作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死記硬背，似乎是學習方法中的一個「貶詞」，指「囫圇吞棗」、「不求甚解」，不是正確的學習方法。我在童年時曾讀過一年半載的「卜卜齋」，兒童時期學「四書五經」，自然只能「囫圇吞棗」，不求甚解，但正像牛隻吃草的反芻一樣，到今天才知道頗有好處。童年時記憶力強，記下的東西今天來慢慢消化，正是恰到好處。

我因此體會到，凡事一分為二，不應把「嬰兒和污水一同倒掉」。有一些學習方法，不一定十全十美，但仍有可取之處，死記硬背便是一條。

見當今報上的許多文字，包括記者寫的報道，總是乾巴巴的，缺乏文采。想是這些記者，早年在學習階段，缺乏「死記硬背」一些好文章或名句，因而在寫起報道來，像是一篇記錄稿，而不是文采盎然的一篇報告文學。

這使我十分懷念抗戰時期我在大學的時候，最喜歡看戰時的《大公報》的記者徐盈和子岡的通訊。他們的報道，直像一則文學作品。

古人說，生花妙筆。報道新聞，也應該如此。一篇生動的新聞報道，不僅在於新聞的價值，更重要的要有吸引人的文字。做新聞工作的，應有文學修養，這是千古不易的道理。

魯迅早有訓詁，「寫不出不硬寫」。但從事新聞工作的，或作記者報道的，卻非硬寫不可。我沒有當過新聞記者，不了解記者寫不出的心情，但我也有寫不出的時候。有時文思閉塞，不得不寫了一半，中途擱筆，近年又多如此。想是年老力衰，思路閉塞，例如本文，也擱筆後再寫，這在過去是罕有的事。

隨筆嘛，就是隨想隨寫，並沒有太嚴格的要求。但今天要完篇，也有困難，就是思路閉塞的緣故。

中文不像英文等外文，寫和講是一致的。魯迅說，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古文的文，是口語的摘要。魯迅又說，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也有了它的尊嚴性和神秘性，這是要普及文化，首先要普及文字的緣故。

有緣千里能相會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我是一個好相信緣分的人，當然一談到緣分，大家便會想起情侶的關係，但我反而想說一些有關「友情」及「親情」的關係。

曾經有人說，人的一生總會遇上幾百個朋友，而這一些朋友亦會影響我們的命運，當然不是那些擦肩而過的，而是一些無論在我們生活上、工作上，還是其他的原因出現過在我們身邊的人。

我跟我的弟弟經常也會談論有關緣分這個問題，而且我們一家人也很感恩上天能夠把我們拉在一起有緣地成為一家人。可能有些人不大同意我的說法，人就是人，總會與某些人拉在一起，跟緣分有什麼關係，但其實在我們生活當中，總會出現一些很簡單但又撞個正着的情況，就讓我舉一些例子給你們看，雖然只是一些很簡單的事情，但是當你細心回想這些事情之後就會發現，其實都是出自緣分。

我跟弟弟居住的地方只相隔一條街，原因是因為我也很想跟他們居住得近一些，所以我便選擇居住在他們附近，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在不同的時間也會跟他們遇上。就好像有一次，自己駕車出外的時候，原來我的弟婦在同一條路乘搭着小巴看見我的車子路過，然後她短信給我，我才知道有緣地遇上她，因為自己當駕駛的時候，會聚精會神，視線只會看着前面的道路，沒有留意到周圍的環境，當我收到她短信的時候，便回覆她：「這就是緣分吧。」

而上星期正好是立法會選舉的日子，早上起來便計劃先到附近的地方吃個早餐，然後便行到投票站投票，當我行到接近投票站的時候，正在猶豫繼續沿着行人路行多一點才橫過馬路，還是立刻橫過馬路才行向投票站方向，就在這電光石火的抉擇時候，便決定先橫過馬路，當我橫過投票站旁的油站的時候，聽見汽車的響號聲音，但當時我不以為意，因為在道路上經常都會聽到這些響號，但很快那架車子再次響號，我便回頭看看發生什麼事情，原來我的弟弟駕駛着汽車載着他的太太及兒子從油站駛出，當時我覺得緣分又再出現，弟弟的兒子還很熱情地邀請我一起吃早餐，一種很溫馨的感覺暖在心頭。

以上我所說的兩個例子，看來好像很簡單，但我之前也說過，我是很相信緣分的人，你細心想想，如果我遲了一分鐘出門口，或是吃早餐的時候慢了一點，又或是他們在油站入油的時候慢了一點，可能只是十幾秒的分別，我們便不能遇上。

所以我覺得，能夠成為一家人是一種緣分，更加是上天一個美好的安排，所以我們一家人都很珍惜對方。我說的這種緣分，不知道會不會感染到你，令你也懂得從一些細微的事情當中懂得感恩及珍惜。

羊力國師解甲歸田

琴台客聚 潘國森

香港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塵埃落定，每一回「吐故納新」，少不免有人快活有人愁。愁人當中，有競選連任失敗者，亦有選前誇下海口，志在必得者。當中有號稱「國師」者亦在敗選之列，看來會解甲歸田。至於隱居期以年算還是月計？會否成為城中「閒散人員」茶餘飯後的助談之資，還是淡出而被善忘的香港人遺忘？

這位「國師」的言行，有時傻得「可愛」，也橫蠻得「可愛」。此君稱香港為「城邦」（city state）並非新發明，那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一個名不經傳的「洋學者」最先提出。今天我們講「城邦」，主要指古希臘的雅典、斯巴達等政體，以其幅員較狹小，一「城」即一「邦」而命名。中國最後的「城邦」時代，可追溯至周末春秋，那時個別小國真的只得一座城池，城破即國亡。

到了二十、二十一世紀，我們香港人熟悉的政體當中，新加坡可算是「城邦」。她是主權國，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香港和澳門則在回歸中國前，只是歐洲殖民大國的海外殖民地；回歸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轄下的「特別行政區」，城則城矣，如何是「邦」？不過，「國師」侈談「城邦」，倒可以騙得許多香港愚夫愚婦於一時。

「國師」不屬中國帝制時代傳統官制中的常設職位，較多是有宗教背景的人物。今天說到「國師」，難免會聯想到章回小說中的妖怪，如《西遊記》車遲國的三位「國師」，虎力大仙、鹿力大仙和羊力大仙。

香港「國師」與羊有緣，其座下一名重要男弟子平素喜歡易服扮女，先被封「公主」，又以「羊」為號。《西遊記》中羊力大仙的下場是給油炸得「骨脫皮焦肉爛」。

「爛羊」令筆者想到西漢末年爭天下失敗的更始帝劉玄，劉玄性格懦弱，即帝位後濫授官爵。《後漢書》本傳說連「群小賈豎」、「膳夫庖人」都拜官授爵。當時長安有人編撰歌謠，曰：「竈（灶）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中郎將、騎都尉是中高級武官，關內侯則是爵位，胡亂授給小商人、廚師廚工，這樣的政權焉能長久？

香港「國師」隨口便封「太子」、「公主」、「文忠公」，甚至還有「國舅」。「國師」間有被支持者尊稱為「第一任大總統」，他的濫授官爵口胃比封建帝主還要大！問題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皇帝，何來「公主」、「太子」？沒有皇后，又何來「國舅」？而且太子就是太子，只得一人，不必冠以什麼「靖遠」的名號，有則必為死後追贈的「諡號」。如南梁「昭明太子」蕭統、明初「懿文太子」朱標，都是活不過乃父，無緣坐上皇帝的龍椅。

「文忠公」也屬諡號，「國師」與「城邦文忠公」授受皆歡（近日已反目成仇）。其實宋代歐陽修、蘇軾和清代李鴻章都在死後被諡「文忠」，「文忠公」的「公」不是公爵而是民間敬稱。清代唯有點過翰林的人才可以得到「文」字為諡，中興名臣左宗棠功名止於舉人，後來被破格授翰林院檢討，死後才得以諡為「文襄」。

由「國師」想到羊力大仙，再到「私諡」，算是「香港城邦」短命歷史下的一些小笑話，見證時代的荒謬！

百家廊 朵拉

水仙花開

酒店的餐廳有一盆未開花的水仙，豐碩厚實的青翠葉子十分茂盛，密密相靠着一致向上生長。盆中有水，水裡是水仙的頭，名稱是球根或鱗莖，但因為形狀，有人叫洋葱頭、大蒜頭，六朝時人較文雅，稱水仙為「雅蒜」，宋代把水仙喚為「天葱」。好大一盆所以有好多個「雅蒜」或「天葱」。水仙還有不少美麗的名字，如金盞、銀台、儷蘭、雅客、女星等等。未曾見過漳州水仙花的海外來人，對着一盆水仙的球根和葉子尋覓半天，不見水仙花。

拎着失望的心回到房間睡覺。夢中的水仙臨水生長，水靜靜地流，水靈靈的葉片在陽光下閃着嫩綠色光彩，鮮艷黃心白色花瓣的花骨朵昂揚地綻放開來，想像中的水仙一直只在夢裡出現，就算人已經來到水仙的故鄉漳州。人和人的相遇，人和物的相遇，所有的相遇都要靠緣分具足才得如願以償。

隔天聽到漳州師大的老師說，春節才是水仙花開的季節。可這時候，眼看已經快接近春節了，就差那一個月而已！十二月的水仙仍然不肯綻開，不理海外來人心裡充滿的期待和盼望，倔強地堅持，連個小小的蕊也不露少少出來讓人驚鴻一瞥。不禁要羨慕汪曾祺，他在「初訪福建」到了漳州，見到處處都在賣水仙花。這水仙竟是裝在紙箱裡成箱出售，還標明20粒、30粒，或20頭、30頭。原來賣的是未開的水仙花頭，買回去以後，得養在水裡，等待時間到了花才慢悠悠地綻放開來。讀到這裡，以為汪曾祺跟我一樣，也只有見到水仙花頭的運氣，原來文章卻還沒寫完，當汪經過修理鐘錶的小店時，當門的桌邊放了兩小盆水仙。汪強調修錶的是個年輕人，然後，他看見兩盆開得很好，已冒出好幾個花骨朵的水仙。他說修錶的桌邊放兩盆水仙，很是合適。這說的是水仙花猶如年輕人般，剛剛開始微微綻開吧。

去年歲杪，終於親臨聞名已久的漳州百花村，先看見嫣紅姹紫的一大片花海，各種各類不同名字、不同品種、不同顏色的花兒，五彩繽紛然而不閃不爍，卻依然奪目耀眼，霎時間眼睛都迷惑了。那日時間有多，閒閒慢走，經過水仙花店舖，被水仙花包圍的花的主人正在為水仙的球根修飾和雕刻，就在忙碌的桌子上，擺着茶壺茶杯，主人抬頭見有人過來，招呼說，來喝茶呀。漳州人就這麼親切，彷彿無論誰人，來了便是客，或者來了便是親，都可以坐下來，一起喝杯熱茶。

我們沒坐下，佇在一旁看主人用小小的刀，小心翼翼在雕飾着水仙的頭球，就在茶壺邊，一個不起眼的花瓶，插着剛剪下不久的一束黃心白瓣水仙。尋覓多年的水仙，終於出現時，迷了的眼即時便找到焦點。空氣裡氤氳着花的幽幽香氣，那花，那香，那有點寒涼的漳州冬天氣候，讓人感覺極為良好。泡茶的桌上，因為也是工作的桌子，其實有點亂，可素潔清新的水仙擺着，店主埋頭在浮游着芬芳的花香裡雕刻水仙頭的姿態很用心，和汪曾祺遇見的修錶店裡桌上擺水仙一樣，看着也很合適。

首次看見水仙花是在加拿大溫哥華的街邊。朋友說那長長一排在店舖外頭玻璃窗旁，以及馬路中間圍着廣玉蘭花樹下的便是水仙了。那是沒有電腦沒有網絡的年代，住在熱帶的人從來沒見過水仙，聽聞中的水仙花，多來自中國。東方的花兒在西方的街道盛開，叫人驚異，且不願意相信。西方著名被稱為湖畔派的英國浪漫詩人華茲華斯的《詠水仙》寫他發現開在樹蔭下湖水邊的水仙迎着微風起舞，評論家說這浪漫詩人把水仙當成一種象徵、靈魂和精神。西方的水仙詩可能不少，但是作為華人，接觸的中國水仙詩更多些。明代李東陽說水仙淡雅：「淡墨輕和玉露香，水中仙子素衣裳；風鬟霧鬢無纏束，不是人間富貴妝。」同是明代詩人陳淳說它有仙骨：「玉面嬋娟小，檀心馥郁多，盈盈仙骨在，端欲去凌波。」北宋黃庭堅也把水仙喚作凌波仙子：「凌波仙子生塵襪，水上輕盈步微月。」凌波仙子據說是曹植《洛神賦》中的宓妃，相傳宓妃因無法與自己所愛的人結為夫婦，甘願溺於洛水，多情的詩人就把洛河女神喻為冰肌玉骨的水仙花。宋代姜特立說它的香氣是「清香自信高群品，故與江梅相並時」。近代女革命家秋瑾讚賞水仙氣質高潔：「瓣疑是玉盞，根是謫瑤台；嫩白應欺雪，清香不讓梅。」當代詩人艾青深愛水仙的「不與百花爭艷，獨領淡泊幽香」。

中國人自古將不與百花爭艷的水仙、蘭花、菊花、菖蒲並列為花中「四雅」，說得好像喜愛這四種花的人，便成雅士。又將水仙與梅花、茶花、迎春花列為冬天裡下雪也開花的四個朋友，稱它們為「冬日四友」。由於在萬花凋零的寒冬臘月才開花，人們便喜歡讚美它超凡脫俗，並以水仙來迎接春日，慶賀新年，水墨畫家最愛在宣紙上以水仙作為「歲朝清供」的吉祥如意報春花。

從前不畫水仙的我，在漳州親眼目睹水仙玉潔冰清的神韻以後，完全是一見鍾情，再見傾心，回到南洋家裡，日夜不停地描繪着展翠吐芳，春意盎然的水仙。

難忘臨上飛機的前一天，在院長家的畫室兼書房，書香四溢，圖畫清麗之外，桌上一束清雅靈秀、香氣濃郁的水仙花，讓海外來客看花，聞香，久久，不捨離開。

是誰令香港撕裂？

七嘴八舌 小臻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結果是過去一周市民討論的話題，有人憤怒，有人後悔，有人失望，有人沾沾自喜，總之千奇百怪，有人一個月前無人識忽然成為票王獲四十六多萬票；方國珊奮鬥十二年，做了不少地區工作也不及那些到街頭靜坐、舉牌、擲東西的有用。從未正式展開地區工作，或者開始才半年就輕易成雙料議員，怎不叫人唏噓。有這結果是香港有過百萬選民是選黨不選人，講政治立場，不講民生，所以無論選區議員定立法會議員，他們都同一標準，反政府啱嘴型就OK。候選人也很易做，講「港獨」叫特首落台就有票。你看立法會選舉的參選人在參選論壇上不是講政綱，不是講過去的政績，而是在「消費」特首取悅選民，不是叫人落台就是糾纏要人表態支不支持特首連任？支不支持政府？有值得支持的，講支持又有什麼問題呢？如果全做反對派他們也沒着數吧，因更多人同他們爭，現時不就出現了食民主飯已久的「老鴿」被「乳鴿」趕走。

以往泛民每次失利就賴建制派有鐵票，他們沒有，這次沒有藉口了。在超級區議會界別選舉，泛民配票赤裸裸，他們有過百萬鐵票，非常聽話的選民等到晚上為落後的人補飛，今年多個票站塞車，弄至凌晨才投完。若是以往有這情況一定施壓，選管會要人頭落地，如今有利自己友當然不嘈。

一個原本大落後的人神奇地成為票王，連當事人也說是奇跡。有泛民選民直認講不出鄺俊宇做過什麼，只是聽令投票，選完才知他是六度考會考，湊齊五科合格，還有其他大學未畢業的，還有連做立法會主席的資格都未弄清楚的，及高登女神都被催谷到當選了。有人說失望，反對派為了保議席，不理質素，盲目捧一些完全沒戰績的人，對其他奮戰多年的同黨是傷害。

理性分析是街頭抗爭搞運動的人不宜入議會，因為議員需要有知識論述能力、分析力，這些學識才能令你判斷準確，將政府的立法權、審核財政權交給娃娃兵，有人叫娃娃兵做「紅衛兵」，因他們表明會於議會以拉布、衝上主席台等手段抗爭，未宣誓先宣戰，真是願上天保佑香港。

無論如何未來就是四十位建制派議員與三十位非建制派議員的角力，選民看清楚誰真正為香港做事。潮流愛講「找數」，除了官員外，政客和選民都要「找數」，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埋沒良心去做事都要接受上帝的審判。反對派不斷屈特首撕裂社會，卻沒有實質事例反映特首主動做了些令社會撕裂的事，其實是誰在撕裂社會？從未上台就叫下台，處處不合作，事事玩針對？公開說什麼「只要換了梁振英，不管誰做都可以。」這種非理性的人話值得聽嗎？當特首主動想溝通，他們就擺姿態拒見，落區聽意見被他們圍剿搗亂。有人想合作就被他們攻擊保皇。為什麼地區首長可以任意受人侮辱也沒法律保護？特首受人任意攻擊、侮辱，卻沒有人敢出面主持公道，政府的團隊不少人太過自保，如果多幾個林鄭司長那樣俠義，梁特首就不用那麼辛苦。

近期無論是反對派或建制派的人都說要找民望高的人做下屆特首，請問誰是香港目前民望高的人？找個老好人、和事佬來做就駕馭到嗎？反對派會收手嗎？他們從董生開始就沒有一刻放過攻擊香港特首的機會，相信除非由他們的人來做，否則不會收口。由他們做也要等幾個組織鬼打鬼，沒有安寧日子。所以如果沒有一個強者做特首頂住這幫人，政府根本運作不了。中央領導人不會看不出的。

香港七百多萬人，才三百多萬人登記做選民，當中反政府的已經走出來了，是百多萬，其他的都是支持或可爭取支持的市民，政府應還有建立威信的空間，當然要考官員的智慧和是否用心經營。

城市色彩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最近乘搭巴士，喜見上下層之間的樓梯和旁邊車身有大型彩色圖畫，看椅背的宣傳，才知是一間成人奶粉公司的傑作。他們請來多位五十歲的市民，由專人輔導他們繪畫以不同運動為主題的圖畫，而這些運動皆和他們日常的生活和喜好息息相關，目的是宣傳成人要補充鈣，多做運動，活出起勁人生。圖畫的構圖雖然稚嫩，但勝在色彩鮮艷，令巴士增添溫暖，為城市加添顏色，是很好的意念。

我很喜歡城市中的樓畫，在香港較早期的是禮頓道的行人天橋樓梯，由附近的中學生繪上圖案，並加上奧運年份；後來有一製作公司曾在眾坊街樓梯繪畫了花海，那紅、黃、紫燦爛的顏色，更令每一位踏在樓梯上的人都有如在鮮花上飄過的興奮；還有栢麗大道繪上大熊捉魚，動感十足，水流如急；在荃灣行人天橋則以三文魚犧牲自我也要游到上游產卵為題。還有山市街的彩梯，都令我們這個過分嚴肅、行人過多的城市帶來艷麗的喜悅。

在外國，大家或許都見過外牆的有趣裝置或繪畫又或是畫家在地面以粉筆畫畫，不但能美化城市，還能吸引遊客，有些更成了旅遊景色。有些房屋的主人，更為自家外牆繪上美麗的畫圖，增添生活情趣。

我最喜歡看外國3D繪畫，在平面的地上畫出立體的圖畫，一下子猶如踏在深谷之頂、高樓之尖、激流瀑布、奇幻探險、穿牆破壁等等，令人即時膽戰心驚，實在佩服畫家的精妙構思和功力。

香港寸金尺土，樓宇細小業權複雜，要在這方面多發揮的確不易。但只要有心，必定有許多可行性。如幼稚園或中小學，可鼓勵學生在學校的外牆多發揮創作，令學校擁有獨一無二的外觀，讓學生感到學校擁有並接受自己的作品而自豪。真希望能多見有創意的圖畫在我們的城市出現。

「人民戰爭」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整個八月，小狸寫了整整一個月的奧運會，其中一個原因是奧運網紅的現象和走勢確實引發了小狸濃厚的興趣，另一個原因，就是故意想避開王寶強事件，因為對那場蹩腳鬧劇實在提不起興趣。然而，現在看來，卻有點避不開了。

九月剛到，網上又爆了一枚重型炸彈：著名相聲演員郭德綱和曹雲金師徒正面對撕。其中，曹雲金在忍受了郭德綱批其「欺師滅祖」了N年後，終於選擇在沉默中爆發，一下子拋出一篇六千多字的反擊檄文，成功地又一次吹響了「人民戰爭」的號角。

對，人民戰爭，這就是小狸所說的避不開王寶強的地方。

八月的王寶強事件，可能是新中國互聯網史上的「人民戰爭」第一戰。不管王寶強本人是不是有意為之，但客觀事實正是：根據新浪微博統計，王寶強的《離婚聲明》發佈不到十七小時，轉發次數超過五十二萬，評論一百二十四萬，點讚三百二十四萬，覆蓋人群十三億——相當於中國人民一個都沒跑了。而最重要的是，輿論一邊倒地支持王寶強，尤其以瘋狂反智著稱的「烏合之眾」們，終於有機會可以正大光明地集體捉姦、集體唾罵、集體砸石頭了。人們猶如置身狂歡節，王寶強妻子馬蓉的微博下，僅頭兩條，就有近一千萬人在罵她，還有網民自發組成「捉姦小分隊」，滿世界逮這對「姦夫淫婦」還直播。名人們紛紛被迫站隊，鄧超就因為沉默了一下被罵得狗血淋頭。至於王寶強寧肯被全世界知道戴綠帽也要把事情公開的行為，被各種解讀，有人說是單純呈一時之勇，有人說是心機重博同情，想利用輿論影響司法判決。於此，小狸不表態不站隊，只想說，不管是大愚還是大智，「傻根」的這場「人民戰爭」是贏了，就算他最終輸了家產還綠了，但馬蓉已被釘死在恥辱柱上和潘金蓮齊名了。

九月的「金綱之戰」和王寶強事件異曲同工，但更高級。小狸之所以當初不想談後者，是因為覺得無聊——那封休妻書槽點百出，如果不是因為事件本身下三路「討喜」以及王寶強本身強大的粉絲團，恐怕也形成不了如此規模。但這回曹雲金的反擊書卻充滿「技術含量」，完美詮釋了以弱勝強。洋洋灑灑六千字處處玄機，把觀眾心裡摸了個透，有理有據，步步為營，綿裡藏針，最後反戈一擊以守為攻，這篇文章甚至被網民們奉為「撕X屆的教科書」。教科書拋出前，郭德綱微博粉絲達六千六百萬且佔據輿論高地多年，曹雲金粉絲只有一百多萬且傳統形象就是「欺師滅祖背叛師門」；教科書拋出後，曹雲金二十四小時內增粉七十五萬，所有民調支持率超過百分之六十。也許若干年後，這場金綱大戰可以成為以少勝多的經典戰役，而取勝的基礎仍然是「人民戰爭」。

得人民者得天下，這話一點也不假。